



不知已有多少歲月，我冰冷僵立城郊的路旁，孤獨地凝視入城的車馬人群。

每日單調的景色，使我不得不以路人不屑的一瞥為樂事。坐落我腳下的小溪，不時傳來淙淙水聲，似圖調和此地寂寞的空間，但這對我究存多大意義？

田裡的農夫偶而踏進我的胸懷小憩，旅途倦遊者多情地牽動著我額前的長髮聊天。我經常的飢渴原沒入補償，但此刻他們的嬉笑、歡愉，正飽足了我生存的空間。

炎夏的烈陽以及冬天的冷風，刻刻摧割著我的身子，碎裂我的生命，但却養成了我吃硬耐苦的個性。夏日傍晚的夕陽，給我予回味及幻想的園地，那風沙和塵的昏之韻則能增我懷

念去歲的傷感。

西裝革履的士紳，未曾涉足我庭園，我服侍的對象儘是赤裸双足的野孩小農，以及不得歸的倦旅。

風暴的雨夜是我熟稔的時刻，我從未想到我所受的損害能使我增加多大能耐。但因着過分的自信，我無視於強風暴雨的沖擊，傲然立於黑暗的深夜裡，就在那無法防止的片刻，風聲蕭蕭而雨滴不歇。支離的枝葉也交加酷刑這無法返架的身子。我自覺地發現脚底起了水泡，泥土鬆軟而身子也逐漸癱瘓。我呼應着風聲求助，但換得的祇是城裡觀光飯店豪華的閃爍以及隱隱約約釘窗按門的聲響。我環顧周遭，梭巡可資藉助影子，猝然間，一隻赤貧的身影帶着充份企求的眼光迴轉身子轉向我面前，輕吟着：祇好修整這小屋，委身一下吧！

我知道得了依恃，便發鬆我的双脚，倒了下去，朦朧間我像似披襲着一層陰影，從孤獨的幽谷裡走了出來。醒後，我發現我的衣飾豐盛，並有許多人圍在我的身旁，可是我已有餘暇品嚐恬靜的生活情趣，我祇好戴着粉飾的面孔，去追尋那被遺失了的純真的靈魂。

「她」的狗土

逸詩

有人以「狗」比喻大學男生；大一，新鮮人人生地不熟嘛！做事土土的，整天穿著制服到處跑，是為「土狗」；大二已懂得修飾自己，頭頂抹油，腳上光采，活像隻「哈叭狗」；大三手段更高明了，窮凶惡極的追女孩子，當然就是「獵狗」；到了大四，固然有些能「成双入對」，但僧多粥少，多數都慘遭滑鐵盧，整天垂頭喪氣，是為「瘋狗」。如此算來，阿康正是一隻標準的土狗。

儘管是隻「土狗」阿康可也有個「她」——在心靈深處。阿康已為自己的她立下了典型——他說：我的她，是個文靜的女孩子，不能太漂亮（因為阿康不很瀟灑，怕罩不住）；必須有內在美；要懂點音樂，每當我心血來潮，撥弄六弦琴時，能來個「我彈她唱」。會做點小菜，好讓大家打打牙祭；不能嘮叨，「吐佳言如鋸木屑——罪罪不絕」者不要，以免在下寫作時受到干擾。接著，阿康強調，她還必須打扮樸素，不愛慕虛榮。像現在許多女孩子，只是一味的追求時髦，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好招蜂引蝶，這種人，阿康避之如見蛇蝎。此外，阿康認為她最好不會跳舞，因為何康跳起舞來活像汽油桶搬家。

阿康會寄過賀年卡給一位他喜歡的女孩子，其上題：祝您永保純真，美麗善良。「純真」、「善良」正是阿康認為女孩子最難能可貴的美德。

他很欣賞一段話「愛的本質不是炫耀，不是驕倨；不是諂媚，而是失意時的互慰，痛苦時的對泣，也是挫折時的互勉；是左手拿不動時右手當然過來扶持一把的意識潛力」。因此，阿康很希望找到她來體驗這段話。可是機會不允許，阿康仍舊是獨來獨往。他相信「緣份」，也許有朝一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呢！

以上只是土狗阿康的意見，並非聖人的金言，交友觀點，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諸位大可不必要仿而學之，也許在阿康成了「哈叭狗」或「獵狗」後，會再改變主意也說不定呢。

憶尋居故

陽旭

火車在通霄上的一個不著名小站停下來；我懷著難言的心情走向這久別的家鄉，怕已有十多年了吧！然見時之地，記憶猶晰；如今，我一個人靜悄悄地來，沒有人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們，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少小離家」吧！老實說，我對這地方的人，並無好感，但對故居的四週，却有太多的留戀。

穿過那一叢茂密的竹林——迎面吹來海風的鹹味，這鹹味，把我帶回了十年之前，那時，穿著牛長不短的黑褲，赤著胳膊，在竹林下追逐，在榕樹下玩泥沙，在海邊捉螃蟹，在……：在這無憂無慮的生活——真是人間的天堂——啊！何時可再？

越過土坵，赫然出現一間稀疏破落的屋頂和那已倒一邊的土牆；顯然這裏是很少人來的，我繞了一圈一圈又一圈，回想那一個孩子——手提著籃子，裝滿了地瓜和他的父親——扛著鋤頭，在落日餘暉之時，愉快地回到現在舊址，門前那棵大榕樹仍在，祇是樹幹長滿了青苔，還有在那塊曾是畫過大人頭與小人頭的空地上，現在堆滿了稻草。

良久良久，我沈醉了，醉睡在這會屬於自己天地的故居。忽然傳來腳步聲，一位肩上挑著菜的農婦帶著疑惑的眼睛，一直打量著我。無任何表情的我，抬起步子，走向海邊，鹹味、溼氣更濃了。

和麗的藍天，却有著稍強的海風，波浪翻翻翻白，我脫掉鞋子，在海水旁，任餘浪沖刷；我細數走過腳步，在這會是捕魚苗的地方——尤其是在夜晚——却無任何恐怖。我捉到了幾隻海寄生，不勝歡喜，但最後却以幾片貝殼代替了她，我想她也會不願離開故居的。

抬頭遠望，據說在海邊長大的人，他的心胸遼闊；再離開這裏吧！但必定是會再回來的——和我的家人。